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 
第四十五回 嚴父戒子結良朋 歲寒老友嗔狐黨

狐妖向陶情說道：「東度僧人，我看他們遇著修行訪道的，便指說見性明心道理。若是遇著不在道的，便指陳三綱五常生人的道理。其人若明這道理，他便坦然前行。若是其人不明這道理，他便不行，必要度脫了這不明人。我想五常中朋友也是有關係的。方才既在堂中說了父子交、忘年友，我與你便依附個朋友交。不明道理的去與他們辯駁，誤了他行程，便遂了你攔阻。」陶情道：「此計甚妙，只是要在這村前村後，尋幾個不明朋友之交的，去費他們一番唇舌功夫。」按下二妖計較。且說副、尼二僧在殿上與眾僧講禪，候祖師駕臨。道育卻在堂中接了狐妖饋饋，放在鉢內，念動真言，顯化出虎來。狐妖畏虎，一陣風走了。道育師乃笑道：「我說堂中腥風糟氣，原來果有妖魔在內。」乃向愁僧說道：「師兄，你休怪妖邪，都是你心貪自取作怪，出家人愁道不愁食。經文說得好：我身本不有。身既無有，食便是空虛。有齋無齋，置之度外。誰叫你憂愁，便生出煩惱魔障。」道育說罷，把鉢盂向澗中取半盂水來，念一句梵語，與愁僧吃下，即時安愈。眾客僧方才問師來歷。道育乃把祖師演化東行說出，客僧個個稱揚拜謝，一齊向橋邊來迎祖師。後有稱道道育師盂水救愁僧五言四句說道：

貪心招怪孽，盂水蕩妖氛。

度汝愁和尚，寧知不有身。

卻說這邊海新沙村中居人甚眾，農工商賈，遵習道理的不少，結納交友，往來歡好的也多。有一人名喚仁輔，家私頗富，結納的幾個朋友都是財帛相交，酒肉為友。其財帛相交的，阿諛趨奉，真也慇懃。其酒肉為友的，花言巧語，真也契闊。一日，仁輔正在堂中，與這一班交友，講論的不入詩書正道，都說的是些博奕消閒、花柳浪蕩事情。狐妖與陶情在庵門計較了一番，說道：「僧人正講的是人倫、朋友交誼，我與你就在前途觀看那貧窮富貴之人，看他是甚麼交遊，鼓弄他一番，卻與這和尚規正，一則見聞他些話頭，一則廢他些時日。」陶情道：「交遊的事情，惟我極熟，門路卻多。」狐妖笑道：「果然結交朋友少不得你，只是你既知這門路，你且與我講一講，好去尋人。」陶情乃講道：

朋友從古來，五常賴扶植。

有等勢力交，財帛與酒食。

同道或同類，善柔共便辟。

直諒友多聞，三損並三益。

結盟勿勁交，少友忘年密。

故舊生死情，同袍共硯筆。

門路說來多，屈指非只一。

狐妖道：「我也知門路多，如今且與你弄個隱身法兒，走到前村，看哪家堂上相聚的交朋，好歹去鼓弄一番，看那僧人怎麼演化。」陶情道：「卻也要看他是一家朋友，親的使他疏，薄的使他厚，這計較方成。」狐妖聽了，乃與陶情使一個隱身法，他見人，人卻不見他。走東鄰，穿西舍，卻好來到仁輔家。只見堂上幾個朋友，也有坐著的，也有立著的，與主人講論。狐妖與陶情聽了說道：「這宗門路得計較了。」他二妖伺候，聽那坐著的講些博奕事情，仁輔笑嘻嘻答應。只見正講間，堂後一個老叟走將出來，也不拱手，也不敘禮，便看著仁輔說道：「交朋友以義，必須彼此德業相勸，過失相規，這方是良友。我老人在內，聽得你這兩位說的無一言正道，俱是嫖賭事情。青天白日做些正經好事，結交幾個有益無損良朋。若是這樣歪朋，使我老子厭心。你二位快走快走，莫要勾引良家子弟。況我老子這家私，也是辛勤出來，好朋友扶助的。」那兩人口中即答應道：「我小子，講便講了幾句嫖風博奕的話，卻不是這家吹手扶頭，囊家久慣，卻是來叫大官人放些債，生些利的。偶說句耍樂話，老尊長莫疑莫怪。」老叟道：「便是勸人放債，也是個財帛相交，希圖利債。我家若一日無錢，你這耍樂話兒也沒的來說。便是這堂屋之上，也不來坐。」那兩人聽了，往門外咕咕噥噥去了。

狐妖與陶情說道：「這家父嚴教子，與子驅逐無益朋友，不是我等計較，別家去看。」陶情道：「兩個坐著的去了，且看這兩個立著的卻是何友。」只見老叟說了兩個坐著的去了，卻看見兩個立著的，只道是人家後生僕輩，便進屋去了。這兩個乃向仁輔說道：「你老叟說的一團道理，只是不當人前嗔怪大官人的朋友。況你也是有主張的，便是花費幾貫，也自有來處錢補。」他兩個巧語甜蜜，那仁輔歡喜，忙叫侍兒供設酒飯款待。他兩個方才坐下，狐妖看他細嚼慢咽，那些阿諛奉承全沒個道義言語，乃向陶情道：「這二人卻上了我們計較也。」正說間，只見屋內一個婦女叫道：「官人，你也是個聰明伶俐之人，怎麼相交兩個酒食之輩？我為中饋妻房，叫我碌碌勞苦，打點節品，費心烹飪，只道待你多學多識、道義之交，卻原來是有損無益之友。」那兩人聽了，羞慚滿面，手放下酒杯飯碗，口裡忙說道：「大娘子，你也是賢德的，我二人卻不是勸嫖賭樂遊蕩的，卻是早晚過來候大官安福的。」婦女道：「人各有家，人各有安福，我官人因何不到你堂上吃酒飯，問安福？若是沒有這酒飯相待，這安福且從容待候你；若是真真問安福，方才聽那兩個講嫖風的，你便該直言規諫，使我公公聽了不出來動這一番言語，卻不是老者安？我官人不聽得嫖賭之言，不笑嘻嘻答應，必然保守家財，卻不是官人福？我在堂後聽你說的都是巧語花言，便知你等是酒食朋友。」一個聽了就起身要走，一個便扯住道：「話便是賢德，只是壞了大官人體面。女人家只宜居室中規諫，怎麼把官人朋友當面搶白？既已見教，且終了他官人款待高情。」起身的又說道：「罷，罷，去了罷。人家娘子能明明搶白，便能惡惡打來。莫要惹她，去了罷。這酒飯再到別人家去吃罷。」一路煙跑了。

狐妖見這光景，向陶情說道：「這家子不但父嚴，亦且妻悍，不容丈夫搭無益之交。不是我等計較，再往別家去看。」二魔方出堂門，往外欲走，只見一人衣冠齊楚，僕從跟隨，走入仁輔門來。狐妖道：「這來的朋友不同，料又是一等。」陶情道：「只恐是親戚。」狐妖道：「且隨他進堂，看主人何待。」只見這人走入堂中，仁輔忙入內更衣出迎，侍兒僕婢收拾開待客的酒飯傢伙。那一個酒食朋友門外去了。仁輔迎得這人，賓主敘禮。禮畢，便開口說道：「小子一來候安福，二來鄰有宦游解組歸來，欲相交幾個林下老友，盤桓餘年。小子意欲納交，只恐力薄，特來奉約往拜。倘結成交契，早晚也沾他些貴氣。便是我與老兄處在村間，也有些光彩。」仁輔聽了說道：「事便是好，只恐我等援拔高貴，惹人嘲笑。亦且他尊貴體面，拿出傲慢，我等怎當？」這人道：「我聞他與人交好，說我無官守，林下逍遙，便與常情一類。況處鄉里，有何高下？這便是個達尊，有道理的。況我等以勢分納交，原該卑以自牧。」仁輔聽了，滿口應承，便吩咐童僕跟隨，與這人出門望客。狐妖與陶情道：「這計較卻成了。」陶情道：「看此，定是勢利交。」狐妖道：「古語說得好，『結交須勝己，似我不如無。』」陶情道：「正是，我也聞得，『居必擇鄰，交必擇友。』我們且隨他去，看光景再做計較。」

二妖隱著身，跟著仁輔二人出得門來。只見那兩家僕，你也兄，我也弟，兩相交好。陶情便問狐妖道：「你看此輩也有個交好，這卻喚做何交？」狐妖道：「這叫做同類交。」陶情道：「同類交，可有個義字麼？」狐妖道：「生死交，勿頸交，沒有他的；勢利交，直諒交，沒有他的；筆硯交，賓主交，沒有他的。倒是個酒食交，有他的。那主人會席，此輩不空爭食其餘，卻有何義？」陶情道：「這也計較不成，且到那宦家，看他如何，再做道理。」二妖隱著身，隨著眾人，走到宦老門首。只見那：

閭閻高排門第，縉紳首出人家。

朱戶分開環面，彩椽上有雕花。

但觀鶴鹿來往，不聞鳥雀喧嘩。

這廂叩闈有禮，那壁應客無差。

仁輔二人走到大門，小心低問，只見把門的答應了，進去稟知。怎知二妖隱著身，一直到了廳堂上。卻見那尊長陪伴著三五個朋友，閒談笑話。把門的稟知，尊長忙出堂相接。二人入得堂前，下氣柔聲，謙恭遜順，卻也真個十分小心。狐妖與陶情道：「我觀二人實乃諂媚交。」陶情道：「此處可要和尚度麼？」狐妖道：「敬尊長的禮當，做尊長的安受，未足計較，還不動僧人之度。且再看眾坐著的情義何如。」只見那堂上眾友，也有峨冠博帶的，也有穿綾著緞的，也有寬袍大袖的，也有道巾野服的，也有布衣青衫的，許多坐客交談接語。只見那尊長席間敬禮，卻只在那布衣面上專意。陶情向狐妖道：「這尊長矯情勵俗，不與那富貴的交談，乃與那寒薄的接語。」狐妖道：「相交不在貧富，只要有才略，想此布衣多才多略。且聽他借資布衣，是何言語。」乃聽尊長與那布衣講的，都是三四十年前淡飯黃齋事，寒窗筆硯時。狐妖道：「原來是貧賤交。這尊長不忘舊故，可謂高賢。那和尚見了又何以度？我們計較不成，罷，罷，還到別家去看。」

二妖隱著身，走出尊長大門。二妖現了形，往前正走，只見路口一座亭子裡邊，坐著兩個鄉老。狐妖上前拱了拱手，便與陶情坐在亭子內。只聽那兩老口口聲聲都講的是是非、讒言、謗語，辨白心跡。狐妖仍舊變個青年，乃向那老者問道：「老翁二位，也有幾歲年紀？老人家，時光也見得多了，世事必經練久了。有甚要緊，氣哼哼的講是非、分青白，不自保愛？」那鄉老一個開口說道：「鄉兄，你不知，我相交一個朋友，平日也不曾慢待了他，便是交財也明，往還也不失了禮節，只因些小怨隙，他便背前面後說我的短，講他的長，故此的不得不生惱。」狐妖道：「既如此，便絕了交好也罷。」鄉老道：「既相交為友，如何便絕交？」狐妖道：「老翁叫做匿怨交，最為君子所惡。」鄉老道：「你這人不知道理，怎便說我是匿怨交？殊不知我鄉老當初是三人為友，歃血定盟，歲寒不變。只因小子占了些春光，被幾個風流親愛攜我入秦樓，或拉我到楚館，又教我隨他書齋繡閣，與那蘭蕙爭香。這一朋友還有時相諒，那一個朋友便背前面後說我拋棄交情，逐甚風流，壞了節操，故此在這裡辨白心跡。」狐妖正欲問老者姓名家鄉，只見遠遠又來了一個鄉老。這兩老忙起身，笑語無間。那來的鄉老便看著這兩老說道：「你二老，可該背後議論人短長？我與你二老是結盟交契。只因你炎涼佔先，弄香膩粉，做了個匪人交。我本虛心忠言勸你，你何故在此怨我？」二老只是笑而不答。陶情問道：「三位老尊，大姓何名？家住何處？」三老答道：「山野村老，也諱談名姓，料住在此山中，往來熟識。」狐妖道：「既幸相逢，便通個名姓，以便稱呼。」一老便道：「老拙叫做春魁，這友叫做後凋，這友叫做此君。」便問道：「二位也通個姓名。」狐妖不肯說，只見陶情便答道：「小子陶情，這友叫做畏虎。」狐妖只聽得一個虎字兒，便吃了一驚，變了顏色。三老卻也通靈，便笑道：「畏老兄似曾相識，倒是陶老兄不曾會面。」狐妖一則知三老是歲寒友，無可計較，一則聽老者說似曾相識，恐知自家來歷，乃扯著陶情說道：「別家再去看。」乃辭三老說道：「小子們要前途趕路尋友，不得奉陪。」三鄉老笑道：「你這狐朋酒友，哪裡去？我三老久已知你來歷，你如何妄借人形，傷壞雅道，梗高僧道化，欺我歲寒交情？」狐妖被三老說出來歷，便胡廝賴，亂嚷亂叫，只尋空兒要走，被三老纏住難脫。那陶情是久慣一路煙的，丟了狐妖，一陣風跑去了。這三老扯住狐妖道：「你老老實實說來，方才跑去的是誰？你與他有緣故相識？」狐妖只得說出真情，說道：

他是破除萬事無過，為助我擒反目邪魔。

因此結為忘年小友，不匡遇著演化頭陀。

我把土泥變為齋飯，被他鉢盂破了饌饌。

頃刻盂中長出山嶺，猛虎咆哮跳下山坡。

我狐生來有些畏懼，一路煙走也沒奈何。

誰知撞見三位老友，識破了我來歷根顆。

三個鄉老聽了，大喝一聲，說道：「清平世界，高僧演的也是王化，怎容你這狐朋、狗黨、么魔！」狐妖沒了法，只想要逃走。卻怎生逃走，下回自曉。